

六典通考



水經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十

湖西閭鎮珩輯

都邑考

歷代遷國

自黃帝畫九州分建萬國其樹本之強弱各殊其處地之媿惡亦異遭時歷變改造新邑於是不得已而有遷國之事先王重而慎之既龜筮協吉猶博詢于臣庶然後簡徒具廩而啟行焉堯之本封在唐而徙于晉陽及卽帝位更徙平陽舜承堯禪乃治蒲坂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而定居安邑或以爲都在陽城者非也殷之中世凡經屢遷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及盤庚五

遷仍歸于亳尚書盤庚三篇其卒篇曰盤庚既遷奠厥
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蓋因轉動之勞既息而大以
慰兆庶之情也周之初后稷封于有邰公劉自邰而遷
邠太王自邠而遷岐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又曰來
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文王作豐武王營鎬周公
規建洛邑祖孫父子不相因襲豈好爲異哉亦各隨其
時之宜而制之也方公劉竄迹于戎翟之間百度草創
宜若經營未暇而詩人述其陟嶽降原之勤與其廬館
厲鍛之備旣曰乃觀于京京師之野又曰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其軍三單古之人雖蕩析離居而規畫從容洪
纖畢舉此其所以能基八百年之王業與後之有天下

者始莫不經理微密至其久而事變叢出漢唐之末或緣遷以亡晉宋之南亦賴遷以存揆厥事理固靡一定然孟子策滕文公亟引太王去邠之事豈不知滕地褊小別無可遷之邑然使力圖自新如少康之一成一族猶克光復舊物矧以域中之大舍可遷之地而不遷乃且安坐束手以就敵人之繩約豈所謂謀國能審者哉

作遷國考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二曰詢國遷

國遷謂徙都改

邑也

太卜國大遷則貞龜

正龜於卜位也不親命龜亦大遷輕于大祭祀也

太史

大遷國抱法以前

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

天府若遷寶

則奉之

奉猶送也

詩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許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周原膺膺堇荼如飴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原沮漆之間也膺膺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慰安爰於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

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抹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抹薨也陲陲眾也度居也言百姓之

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百堵皆興磬鼓弗勝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磬或

鼓言勸事樂功也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皋

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廼立冢土戎醜

攸行戎大醜眾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域

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遁追來孝滅城溝也王后烝哉后君王

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濯大翰王后烝哉豐

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續業皇大也皇王烝哉鎬

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考猶稽也宅居也

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功莫大於

此武王烝哉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則

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眾其地有

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

長安南數十里

史記周平王立東遷於維維邑

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辟戎寇王以後及戰國為西周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維維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

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

周乃東徙于洛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

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此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版高薦賈曰不可我能往

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
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
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
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
遷而晉復安賢謂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
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
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
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
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
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
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西周王城今河南東王赧徙都
之謬也

西周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於公熊

狐音憚愚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

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四十里秦遷東周君也梁亦古

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按
愚狐陽人傍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史曰
在三城之間

大史通考 卷百九十一 四

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
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
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
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晉人謀去

故絳

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為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郇瑕古國

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沃饒而近鹽

鹽池是也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

愁則墊隘

墊隘困也

於是乎有沈溺重臄之疾

沈溺重臄足腫

不如

新田

今平陽絳邑縣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水出太原經

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西南入汾

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

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

之遷于新田

日知錄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

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

曲沃在今聞喜縣

漢志聞喜故曲沃

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

平縣之南絳州之北

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城址尚存

歷惠懷文襄靈成

六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

杜注今平陽絳邑縣是後魏始名曲沃

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爲

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然晉自都絳之後遂以

曲沃爲下國

僖十年狐突適下國

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

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

滅之而封太叔也北拒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

不相及

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

況霍山以北自悼公

以後始開邑縣而前此不見于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綰之滅並在於翼 全祖望曰括地志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但燮父之改號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曰穆侯始遷于翼則史記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也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

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于
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
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

秦非子始封于秦

天水隴西

自後莊公徙楚丘

扶風槐里縣

更名

文公徙汧

在隴州

甯公徙平陽

鄆之平陽亭在岐

德公

居雍城大鄭宮

岐州雍縣南

獻公徙治櫟陽

一名萬年城孝

公十二年作為咸陽

一名渭城在

築冀闕

即象

徙都之

漢高帝在洛陽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

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

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

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
專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
也於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
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據
成皋右阻澠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
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
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
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
臣奉誠難直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重制皆定陛下
誠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遷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惟陛下裁赦

後漢獻帝中平七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廼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苞室議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莫敢應者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

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
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與議若有前卻
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
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阻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
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
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而
關西尙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琬退而駁
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
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琬竟坐免卓又謂陳
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
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

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
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
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
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
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
卓盡焚洛陽宮室遷民長安車駕旣至宮室已盡唯有高廟
京兆府舍遂就都焉建安元年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宮
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時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
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爲
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
之思兆民懷感舊之衷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